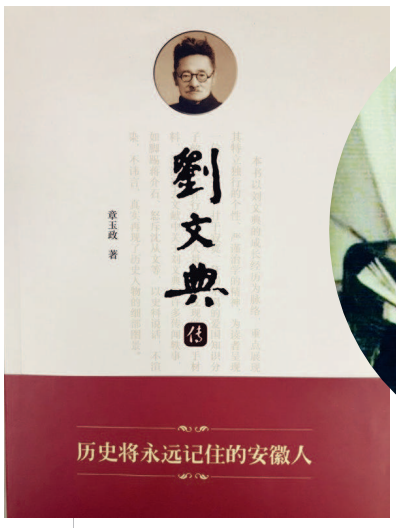
“嗜好”给刘文典惹的祸

■张昌华

学人章玉政出于对乡贤的尊崇，专事研究刘文典十数年，出版了《狂人刘文典》《刘文典年谱》《印象刘文典》，可谓用心专深。蒙章先生不弃，赐我一册他的新作，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文典传》，一气读完。该书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位不畏强权、甘于寂寞、狂狷不羁的爱国知识分子形象，而且以大量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澄清了过去文献中关于刘文典许多轶事的误传，如脚踢蒋介石，怒斥沈从文等等，坚持以史料说话，不渲染，不讳言，真实地再现了历史人物的细部图景。

刻下著文时，倘谓刘文典为“国学大师”，谅世人认同。然，刘氏生前并未享受到切实的“大师”殊荣，在上世纪 40 年代两次最高荣誉的征逐中，他都“走麦城”，究其因，与他吸食鸦片的“嗜好”不无关系。



刘文典在校勘学上建树卓著，胡适、陈寅恪都有中肯的评论。

磨黑之行，一度造成不良影响

刘文典，字叔雅，雅号“二云居士”。二云者，云腿、云土也。刘文典在校勘学上建树卓著，胡适、陈寅恪都有中肯的评论，加之对世俗权贵的鄙夷，敢与蒋介石叫板，使他的知名度大增。然吸食鸦片是他的软肋，一直为人诟病，被烙上了“颓废萎靡”的标签。

刘文典吸食鸦片缘于中年丧子，在人生绝望中不能自拔而沉沦。1943 年的普洱磨黑之行使他抽鸦片的行为曝光于社会，引起广泛关注，造成不良影响。

磨黑是滇南著名产盐地，大盐商张孟希想办一所中学，希望能找一位名人为他撑台面，同时他也好附庸风雅，想请一名人为他母亲撰写碑文。时在磨黑筹办中学的几位西南联大的学生举荐刘文典。张孟希开的条件极其优厚，不仅保证刘氏一家三口在磨黑期间的生活费用，俟刘期满返昆时，愿以 50 两烟土相赠。是时，昆明物价奇昂，刘文典经济上正处于极度困难时期，遂一诺成行。

刘文典还在途中，他前往磨黑的消息在联大已不胫而走，在清华更是沸沸扬扬。当时西南联大虽三位一体，但双重领导，各校仍有自己的管理体系，罗常培是联大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都是刘文典的顶头上司。刘文典请假的事做得比较“艺术”，临行前在宋希濂将军的一次宴请上，他与蒋梦麟、梅贻琦、罗常培同席，当即请上峰赐假。罗常培在请示蒋梦麟等人后，叮嘱刘文典安排好教学事务，并预支一月薪金。问题是刘并没有向闻一多请假，或是疏忽，或是有意规避。刘文典的突然离开，导致清华的正常课程不好安排，闻一多十分恼火，当即决定给刘停薪处分，并云有“更进一步之事”。刘到达磨黑之后，从友人来信中获知，所谓“更进一步事”即解聘。

因是双重体制，每年聘书由联大和三校自制分别发出。西南联大按惯例下半年发聘书，径给刘寄了一份，但并未告知清华。闻一多知后火上浇油，致函刘文典告知他已被解聘，而且说收到的联大的那份聘书也须退还。信中措辞严厉并语含揶揄：“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度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刘文典接读这半官方来函，百思不得其解，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系主任罗常培未曾有只言相告，怎么就突然被解聘？刘文典旋即驰函联大常委会主席、清华校长梅贻琦，向其“自剖心迹”，并“奉询究竟”。梅复函云：“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臆”。语气温和，但词意坚决。王力等曾向闻一多说情，云刘先生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据朱自清日记，冯友兰对刘被解聘亦有微词。更有甚者，吴宓“打抱不平”，致函陈寅恪，希陈出面“函请梅贻琦挽留刘文典”。一切无果。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老友陈寅恪将其推荐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和文法学院院长姜亮夫。求贤若渴的熊庆来礼贤下士，马上致函刘文典，言辞恳切：“用敢恳切借重，敦聘台端任本校文史系龙氏讲座教授，月支致薪 600 元，研究补助费 360 元，又讲座津贴 1000 元，教部米贴及生活补助费照加。”其薪远超月饷 640 元的校长熊庆来。

嗜好鸦片，两次无缘最高荣誉

无论怎么说，1943 年的磨黑之行，对刘文典来说是黑色的，其负面影响深远，直接导致他两次“落选”最高荣誉。

1941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实施部聘教授制度。1943 年岁末，第二批部聘教授推选，刘文典时在云南大学，从《部聘教授荐举名单》档案看，刘文典本列在“中国文学”榜首。秘案荐举人分别是向楚、陈子展、蒋天枢、罗常培、冯沅君、陆侃如、台静农、魏建功、陈中凡等 12 人。可公布时刘文典名落孙山。据竺可桢 1943 年 12 月 16 日日记：“部聘教授人选，除国文刘文典以有嗜好，以次多数之胡光炜递补外，其余均由各科教授之最多者当选。”“嗜好”者，吸食鸦片也。祸从口出哉！

无独有偶。数年后的学术界进行第一届院士评选，刘文典再遭厄运。当时云南大学推荐人文组只刘文典一人。1947 年 11 月 15 日中研院在报纸上发布候选人名单中吴敬恒居首，刘文典名列第十一，备注栏写明“治校勘考古之学”。从目前可见资料看，刘文典在五轮投票中竟一票未得！时人分析，这很大程度上来自傅斯年的极力反对。1948 年 3 月 9 日，远在美国的傅斯年致函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以前之《三余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

凭傅斯年当时在中研院的位置及影响力，不能说有一票否决之权，谓一言九鼎不是虚言。而且他的信中言之凿凿明示“负法律责任”，谁敢有二言。症结在除校勘上“无穷错误”外，另一条“更有甚者”则是德，即嗜好吸鸦片之弊。

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向傅斯年提供“炮弹”的得意门生王叔岷幡然悔其少作，30 多年后旧作新印时，有意要把那篇傅斯年作为“无穷错误”的铁证《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文剔除。据王叔岷自述：“《〈庄子〉校释》附录二，有《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乃岷少年气盛之作，措辞严厉，对前辈实不应如此！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功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读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1972 年，台湾台北市台联国风社翻印拙作《〈庄子〉校释》，岷在海外，如知此事，决将《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剔除，至今犹感歉疚也！”

说刘文典嗜烟如命，谅非虚言。上世纪 40 年代他执教于西南联大，上课时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把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一边吸旱烟，一边喝茶，一边讲课。上世纪 50 年代在云大，一次上课时他忽然发现烟抽完了，于是向坐前排的同学示意索烟。学生们因烟的品质太差，不好意思递上去，而刘文典一再示意，且精神大减，讲话声音也低了。一个学生正准备递上一支劣质烟，教室门哗啦被推开了，原来他家里人看他当天忘了带烟，专程送来两包“大重九”。霎时课堂又恢复了生气……

人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非也，非也。刘文典在旧社会吸了十多年的鸦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响应政府号召，下定决心要戒掉吸鸦片的恶习。果然一举成功。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意吸毒自杀呢？”他还说“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1949 年前，刘文典因嗜好吸鸦片，两次无缘最高荣誉，1949 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1956 年全国高校评职称，刘文典是云南省高校文科中唯一一位一级教授，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享受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殊荣。

闲话阿英的藏书和捐书

■王 道

2018 年 2 月 22 日，苏州文化界老人钱璎女士去世了，她是著名藏书家阿英的女儿。在她去世前，我曾多次去拜访过她，这位苏州文化局的老领导曾为昆曲、苏剧、年画等事业做过很大贡献，而晚年的她始终惦记着父亲阿英捐赠给家乡的那些书籍。

与钱璎女士谈话时，她提及当初向芜湖图书馆捐书，这批书在运输过程中，曾在南京掉了好几包，因此后来补的捐赠书目中不包括这些遗失的书，至今也无从知晓到底遗失了哪些书。

钱璎说，这批书在捐赠前，曾请江苏古籍版本专家江澄波先生去看过，江先生回来后说：“你父亲藏的书真是不得了，其中不少都是难得见到的好书。”时过多年后，我就此向江澄波先生请教到底有哪些书。江先生说，他去看阿英的藏书是在北京，那时阿英刚去世不久，书房好像是在天安门西侧的地方，依稀记得有康熙年间的《虎丘山志》，有康熙皇帝过大寿时各地刻印的图画本，木刻版，很精美，还有一些晚清版本，文学类的不少，可惜的是，阿英的藏书分得太散了。

阿英，原名钱杏邨，原籍安徽芜湖，早年参加革命，喜欢藏书，并致力于对各种文艺门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电影、戏剧、小说、版本、美术、民俗等等，尤其对文学理论及民俗美术的研究贡献颇大。阿英一生转战大江南北，后在天津担任文化局长，无论身处何地，他总喜欢搜寻古籍版本和版画书。阿英早年在苏州花钱淘旧书、旧史料，却常常守着这些“宝贝”饿肚皮，他自我解嘲道：“米粒儿没几颗，菜根儿无几个，空把着文章做什么？”可是一旦有了点闲钱，他马上就会犯淘书瘾，继续去买去研究。可谓是痴心不改。

后来阿英病危，遗言两条：一是希望把收藏的图书、文物字画全部捐给国家（一分钱捐赠费都不要），这些东西现分属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外交部图书馆；二是只留下自己的文稿和需整理出版的有关中国近代文学资料集和晚清文学丛钞的图书、报刊，嘱咐女儿女婿帮助他完成并继续研究。

阿英去世后，他的子女秉承父亲的遗愿，将剩下的堆放在北京文物管理处的 12000 多册珍贵书籍及一批字画和文物，无偿捐赠给了阿英家乡芜湖图书馆。陈云先生特别建议芜湖市图书馆开辟阿英藏书陈列室，并亲自题写了匾名。好友李一氓也题写了“文心雕龙”。

阿英生前除了喜欢淘书和写书话外，还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木版画。在他去世后，女儿钱璎偶然发现了这些版画，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7 年两次捐赠给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 314 幅藏品。这其中有不少作品是第一次出现，可以说是填补了相关藏品的空白，同时这些藏品对于民俗研究以及传承人的继承和创作，都具有相当的意义。